

## 《白水木》

露臺移來一株白水木，高度恰好能讓枝葉自玻璃的女兒牆上舒展出去，盆裡鋪滿白色卵石，看不見的覆土下是轉徙流離的根，葉子覆著細白絨毛茂密輪生，由枝條托著一簇簇輻射狀地朝上展開，如一朵朵綠色木蓮在枝頭綻放。除了白水木，不遠處還搬來張仿藤織的圓形躺椅，在木紋地磚鋪襯下，三坪大露臺有著離塵的閒適風情。

「每一戶都有個像這樣的陽台或露臺，可做成空中花園。」

揭開一整面落地白色窗簾，如揭開劇場布幕，窗外白水木似一襲綠衫的娉婷女子，在陽光下對來客淺笑頷首致意。

「對面房子離得那麼近，這露臺一點隱私都沒有。」

來客踏都沒踏出去，便搖著頭急急退回室內。

笑容在臉上還來不及收，拉回窗簾時，目光越過白水木停在對面大樓，老商辦隔著六米巷相望，每層每戶在藍灰玻璃帷幕後，清楚且斑駁得無所隱藏。攔腰卡住的歪斜百葉、泛黃雜誌胡亂成堆、鐵櫃後不慎掉落的文件與沿窗排列著半死不活的植栽……比商辦還要更近的是一支電線桿，桿上變壓器正好迎著白水木伸出的枝葉。

都市裡的自然氛圍往往需要一點想像，自柏油路蒸騰起熱氣和冷氣室外機排出的暖風，在窄巷及大樓間流動，帷幕折射的光與氣旋形成一種既藍且灰得迷濛光影，遊走在露臺邊上。我憶起雪梨以西的國家公園，連綿高原頂層凝聚著尤加利樹釋放的氣體，在日光折射下形成藍色雲霧，終年不散，因而聞名；遠眺時仿若隻灰藍大貓，慵慵懶懶地趴在天際線上，眯著澄黃眼眸與我對望。

轉身跟上客人腳步，領他們穿過半開放式的書房往主臥走去。近七坪空間以淺灰色木作搭米色大理石材，鑲著絲綢滾邊的床裙在客人經過時發出沙沙聲響，在搭不上話時，我會伸手偷偷順下床單的皺褶、或以身體掩護以袖子擦去印在進口龍頭上的指紋。只是，水區繁複的降板工法與結構體細膩的防水層施作，均比不上豪華寬敞的衣帽間符合消費者期望，客人來來去去，宛若溪流中邊旋轉邊漂離的落葉，才方進來又旋即離開。

純白預售屋將長型基地一分為二，北側與鄰房相接那面全種滿兩層樓高的落羽松，與落羽松等高的白色小屋朝東開了整面落地窗，斜對著距三十步之遙的康樂公園。建築師手作素模，沿二樓牆面一字擺開，那些高十來公分如蜂巢、積木、

火柴盒的小立方體，自發想到概念成形，如昆蟲經歷成長變異後，終蛻成一樓正中那座 1:100 比的建案模型，矗在聚光燈凝聚的台上，供眾人品頭論足、詢價探聽。

日籍建築師的手稿輸出後掛在素白牆上，小方格以一種飄送來的姿態，輕盈地堆疊起建築輪廓。從公園藉引的風在四周流曳，斜屋頂高低錯落地像被吹起還不及歸復的槭葉，積木般的露臺皆栽植上綠樹，仿生外貌的底下實則是個能感受陽光風動具四季變化的生物體。

我常站在那面素白牆前，試圖感受風的流動與樹木枝葉輕顫的細碎聲響，想像文案著裡人與建築相互纏繞的生活會是什麼樣貌；投在手稿上的聚光燈仿若隨時間位移的太陽，在我站著站著時，由牆面緩步而下，先是溜行至地毯，後寸移上腳尖，再逐漸往身上攀升……直到光投進眼底，移不開的腳步如一棵樹，暈眩取代所有感受，光合作用中，我所產出的是因光而刺眼的淚。

三十步，走入城市肺葉裡，當松鼠鬆炸的尾巴還沒閃逝進繁茂枝葉，我已踩著滿地榕樹籽，繞過幾株開花緬梔，朝下凹處走去。綠帶間隔步道，以高低差做出一個環型的露天劇場，餐期放風時我總會在這坐上幾支菸的時間。第一支菸，樹和我和整上午的時間，一起吐納著無以名狀地烏煙瘴氣；第二支菸，抉擇；在火星明暗間，人生無數的抉擇裡，日日遞迴上演著最微小卻也最困難地抉擇。

「要吃什麼？」

你在南京東路那側停妥機車，領著我過到對街吃牛肉麵與水餃。白瓷碗裡酸菜在紅燒湯中散開，你一邊將整碟爽脆入味的小黃瓜推至我面前，一邊說這兒的黃牛肉麵最好吃。味蕾的記憶從此停在十八歲；我記不起後來的我們怎麼了，也記不起這側在拆遷成為城市肺葉前的模樣，時間從我身上穿過，留下一個長滿蛛絲的洞，纏繞著許多叫不出名字的臉。什麼是自然？剛剛經過的那棵榕樹看起來比我還老，而我卻只記得黃瓜與牛肉麵，這樣地自然。

五月陽光肆無忌憚地從落地窗侵占了近半的室內空間，在冷氣故障的白天，精緻預售屋內宛若蒸烤兩用的水波爐，用以營造氛圍的蕨類與蘭花在乾枯死去後，被堆掃棄置於屋外，而一旁的落羽松抽長著新葉正綠。傍晚來臨，巷內小酒家亮起了招牌，日裡蓄積的滿室熱氣依舊不散，風缺席了。在土方被一車車載走、鋼筋水泥被一棟棟搭建起時，自然的風便早已缺席。

「這房子外型真怪，一點也不氣派。」

「老師說格局不方正的房子風水不好。」

「陽台露臺那麼大，坪效好差。」

純白外牆留下黃色水痕，樣品屋地板花了，陳設的家具被逐一編進財產清冊。多雨的城市裡白水木落下最後一片葉子。破土動工前，那排落羽松先幾天被移走，少了遮掩，老舊鄰房被油煙熏黑的外牆與堆滿雜物的鐵窗，赤裸地昭告這才是真實生活的自然樣貌。結案那天，收拾妥置物櫃裡的私人物品，往幾個街廓外的下個案場走去，在經過昔日與我對望那支電線桿前，一台吊車正伸長吊臂將露臺那株白水木吊離。櫥窗裡我倒影頭上是白水木光禿的屍體，無數的樹正前仆後繼地死去，我聽見辦公室角落那疊印刷精美、圖文並茂的傳單，樹在哭泣。

風一吹，落在海裡的果實藉潮水來到另一個臨海的岸上。圍籬拆了、鷹架也下了，與鄰房相連的一樓開了間無菜單日式料理，露臺最後被選種的樹則是烏心石……信息閃現的對話框裡，拼湊著那一年的曾經。怪手推倒的白色小屋，被複製貼上在城市裡的其他地方，然後再不斷地被推倒、又不斷地被複製貼上。山頂的水泥往城裡送、海邊的樹往城裡種；時日久了，大家逐漸習慣建築起的自然。那隻黃色眼瞳的藍灰大貓，雖偶爾仍會趁曙暮光時趴在天際線伸懶腰，但更多時候天際線與肺葉仍像我抽菸時那般悶滯，塵埃隨雨落下，我看見雨中起了新樓。

離開多雨的城，我在經年受海風吹撫、黃昏落在山後的東岸落腳成家。自北方下來的季風，偶爾夾帶著城裡來的消息，那棟希冀以空間纏繞自然的純白建築，儘管隱身巷弄，仍出落成眾人拍照打卡的熱門景點；高低有致的立面入夜後華燈錯些、宛若山岡丘陵，而在山坳裡有樹、亮著的窗裡有故事。

素白牆面退得好遠，遠至融進山腰的雲；聚光燈的焦點從模型移開轉向天際爬升，俯瞰散射成溫暖耀眼的陽光。在天氣好時曬衣，看風轉身將衣物輪流揭翻落下；乾裂雙生豆莢裡，帶薄翅的種子敷育出滿院油綠的緬梔幼苗。茂長在白水畔的木，日日對著海浪湧退後的白泡與耀眼粼光，覆著細白絨毛的綠葉輪生，一簇簇擁著花序宿果，熟落的果沿海岸漂散，以如其名的姿態在下個水畔生根茁壯。